

日本推理名作选

小栗虫太郎卷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【日】小栗虫太郎 著 孙玉珍 译





小栗虫太郎卷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【日】小栗虫太郎 著 孙玉珍 译

日本推理名作选

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本著作物。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08-19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推理名作选. 小栗虫太郎卷 / (日) 小栗虫太郎
著; 孙玉珍译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
2009.1

(日本推理名人堂)

ISBN 978-7-5463-0073-3

I. 日… II. ①小…②孙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日
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03571号

书 名：日本推理名作选·小栗虫太郎卷
作 者：[日]小栗虫太郎
译 者：孙玉珍
出 品 人：周殿富
总 策 划：崔文辉
策 划 编 辑：张晓辉
责 任 编 辑：杨 洋
装 帧 设 计：王 哲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：11.625
版 次：2009年4月第1版
印 次：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发 行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0073-3
定 价：28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目录

小栗虫太郎卷

背后之光杀人事件 1

圣阿雷基赛修道院的惨剧 43

梦殿杀人事件 95

失乐园杀人事件 / 137

谋杀欧菲莉亚 / 165

潜航艇『鹰之城号』 / 213

人鱼迷雾之岩石杀人 / 313

背后之光杀
人事件

小栗虫太郎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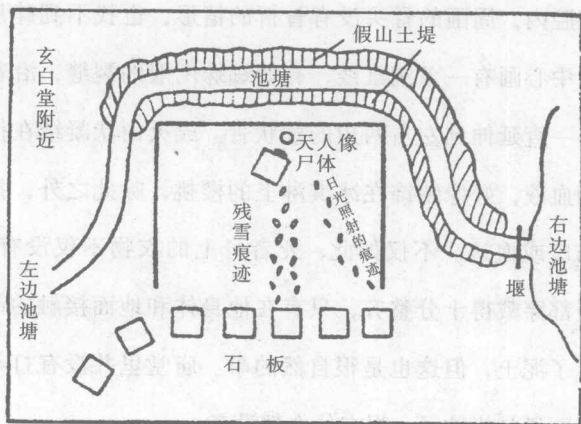


寺一丈余长的围墙，本殿里面就是让这座寺院声名远播的药师堂。鸿巢胎龙的尸体就是在药师堂后方，四周都是杉树林的荒废庙堂中被发现的。

三尺四方大的石板从本殿旁边开始，在药师堂前弯曲成U形，一直延伸到事发现场。这个荒废不用的庙堂大约有四坪大，门口上方挂有玄白堂的匾额，虽然名之为堂，庙堂的地上既没有铺石板，连入口也看不见应有的木条拉门，还有一处三方大小的地方铺着厚重的六分板，将连接两个大池塘的池沟围成马蹄形。如果要进一步说明的话，从右边的池塘起绕经庙堂的后方一直到马蹄形的左边，池沟两边都围有假山般的土堤。庙堂的四周虽然没有树木，但因为堂前方交错的杉树枝挡住了阳光，所以除了一大清早之外，完全照不到太阳，因四周全是青苔，笼罩着厚重的湿气，所以扑鼻而来的味道，如深山里的泥土。

铺满细沙的庙堂里面，蜘蛛网和煤灰像钟乳石般从天花板上垂钓下来，黑暗中颜色斑驳的妓艺天女塑像苍白的脸更显诡异，加上塑像附近有个大石头，更是让整个庙堂充满鹤屋南北作品中所描述的阴森氛围。

支仓检察官一看见法水的脸，就像遇见熟人似的以眼睛示意，此时背后却传来野兽般的声音，原来是五短身材的搜查局



长熊城卓吉来了。

“法水先生，这就是尸体被发现时的状况，这样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专程把你找来了吧！”

法水努力地保持镇静，却无法掩饰心中的震撼，他开始仔细地检查尸体，尸体虽然因为已经变冷而显得十分僵硬，姿势却是十分奇怪。他背靠着地上的大石头，双手合十握着念珠，表情沉重地面对天女像端坐着。死者的年纪大约五十五六岁，左眼已经失明，只有右眼是睁开的，有如灯芯般修长的身材约有五尺高，死时身穿白色布袜和紫色袈裟，法相庄严。致命伤在颅顶骨和前头骨的接合处，是圆形的雕刻刀状刺伤，因为十分突出，所以很像头颅的圆心。伤口直径约有零点五公分，深



及头盖腔内，周围的骨头没有骨折的情形，也找不到碎片。以伤口为中心画有一条细红线，有如蜘蛛网般的裂缝，沿着缝合处向外一直延伸到左右两边的楔状骨。成火山状凝结在伤口肿起处的血液，好像装饰在冰淇淋上的樱桃，除此之外，找不到任何伤口或血迹。不仅如此，死者身上的衣物不仅没有脏污，而且还都穿戴得十分整齐，只有在他身体和地面接触的部分稍微沾上了泥土，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庙堂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不要说是指纹了，根本什么都没有。

“怎么样？这个尸体像不像是完美的雕像？”熊城卓吉挑衅地说。

“整个案子根本就是个谜团，刚好符合你的兴趣吧！”

“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新流派的画风就是这个样子，”法水起身伸直了腰，嘴里嘟哝着说，“不过还真是怪了！为什么这尊塑像只有右眼是瞎的？而且，只有他身上一点灰尘也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死者经常到这个地方来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！而且今天早上八点验尸的时候，报告死亡时间已经超过十个小时了，但是后来发现他伤口里有两只白蚁，所以死亡时间应该在八点到九点之间，因为昨天晚上的那个时间，正好有大量的白蚁



出现。”

“那凶器呢？”

“还没有找到。还有，这双木屐应该是死者穿的。”

庙堂右边的石板和大石头之间有来回走动的残雪痕迹，残雪痕迹右边则有脚印一直延伸到大石头旁边，而木屐就是被脱在这个地方。

在这之间，检察官测量了木屐留下的痕迹后说：“就死者的体重来看，这个脚印也未免太深了。”

“这是因为夜间行走有别于白天，脚步难免会比较沉重，”法水回答检察官的问题说，之后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，将卷尺在脚印附近放直，往左手滚了起来，他默默地看了一会之后，对熊城说：“你觉得案发现场在哪里？”

“这不是很清楚吗？”熊城虽然觉得行为诡异的法水问得很奇怪，但还是说，“就是你看到的！死者脱下木屐，爬上石头，又慢慢地爬了下来。结果被穿着雪鞋的凶手从背后杀害，但是从尸体的姿势来看，这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得了的机制。”

“机制？”检察官因为熊城说了一个奇怪的字眼，不禁觉得好笑，但还是点头回答说，“嗯！的确有。死者双手合十，就是其一，从这个动作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凶手在死者断气和身



体僵硬的这段时间当中，一定做了许多复杂的动作，但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痕迹。”

法水对此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，他只是低头检视尸体，并将卷尺放在死者头部。

“熊城先生！死者几乎需要戴八寸的帽子，头还挺大的，大概有六十五公分。虽然现在还派不上什么用场，不过数字这种东西，在我们推论案情遇到瓶颈时，经常是可以帮上忙的。”

“也许吧！”熊城难得地同意了他的话。

“虽然案发地点颇为偏僻，可是死者被人在头部开了个洞，竟然毫无抵抗挣扎，这么难缠的案子，破案的关键或许就藏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中。你有没有发现凶手犯案的手法有什么特征？”

“就只有一点。那就是凶器应该是尖锐的雕刻刀类的东西，而且凶手并不是硬插进去，而是瞄准了脆弱的接合处钻进脑子里的。就如各位眼前所见，死者几乎是当场死亡。”

对于这个令人讶异的结论，两人都不自觉地叫出声来，但法水还是一边微笑，一边继续补充说明。

“证据就在于如果将尖锐的武器硬插进脑部的话，四周一定会出现小片的骨折，伤口也会呈现极端的不规则，但，这个尸



体却没有这样的情形。不仅如此，从龟裂的纹路一直延伸到楔状骨，还有伤口几乎是圆形的情况来看，这个伤口并不是瞬间的攻击造成，而是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。还有，凶手能够做到瞄准头盖骨的接合处之类如此困难的动作一事，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更应该会出现痛苦的表情才对啊！”
检察官吞了吞口水，等着法水回答，熊城却在此时插嘴道：“最后还有件事必须告诉你。”他将有人看见两个胎龙的事告诉法水。“至于信不信，就由你来判断，昨天晚上十点左右，胎龙的小老婆柳江曾经在药师堂看见正在祈祷的胎龙背影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要不是尸体，要不就是凶手假扮，要不然就是奇迹出现，死者在那个时候还活着……”法水抬头看了一会枫树的树梢，一副姑且信之的样子，开口对熊城说：“那就请你把昨晚发生的事说给我听听吧！”

“昨天晚上八点左右，死者到药师堂焚烧护摩木祈祷之后，却没有回到本殿，一直到今天早上六点半，寺里的杂役浪贝久八才在这里发现他的尸体。而且整个寺庙除了四号的药师佛的庆典外，并不开放，建仁寺围墙的内侧也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，我问过周围的人家，都说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或叫声。而



且鸿巢胎龙这个人除了和歌和宗教之外，很少跟人打交道，不要说是跟外人结怨了，他已经三个多月没出门，根本不可能遇见任何人。就算不是这样，雪鞋是死者所有的这件事，也足以证明此案为庙中之人所为。”说罢，熊城干咳了一声，继续说：“所以，法水！如果只是稍作推测，我们就会都被犯人诡异的杀人技巧耍得团团转，但只要思考最根本的问题之后，就会发现这不过就跟五减四一样简单。”

法水虽然认真地听着，但随即说道：“犯人当然在寺里，但你刚才说胎龙三个多月没有见过任何人是吧！”他理所当然地咬着牙，有如做梦般地望着天空。“也就是说，是那个啰！不！一定是那个！”

“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！我虽然不是考古学家，不过我找到一片骨头，这么一来就可以利用它来建立整个骨架的结构。”

“这么一来……”

“它虽然没有办法和指纹一样直接举出凶手的特征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它代表的是尸体隐藏的惊人内幕，也就是单纯的杀人技巧理论，我希望各位记住，除此之外，绝对无法破解此案的。”

“你开什么玩笑！”检察官睁大了眼睛说，“我们应该已经查出所有的线索了！更何况光凭血流的方式，都很难断定凶器的种类，就算伤口的成因真如你所说的那样，死者的脸上应该会出现惊愕、恐怖和痛苦的表情才是。”

法水看着检察官，指着尸体的脸说：“答案就在这里，也就是一条脉线。各位即使认为尸体之谜并非各自独立，但一直也只有模糊的看法，但我想告诉各位，其实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是这个不可理解现象的象征，它早就出现在死者的脸部了。怎么样？死者的表情是不是宗教画中殉教者特有的表情呢？去年你出国旅行时，不是还寄了一张西斯丁教堂的明信片给我吗？你应该会想起米开朗基罗的‘最后的审判’吧！怎么样？绝望和法喜？死者的确是处于悲壮的恍惚状态不是吗？我的假设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”检察官不禁拍着膝盖说。

“是催眠术吗？”熊城不知不觉地大叫说。

“不，不是催眠术！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这三个人没有见过任何人，庙中应该也没有人可以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对他催眠吧！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催眠了，但这必须是胎龙已经具备丰富的催眠经验，才办得到。”法水慎重地

回答熊城的问题之后，开始说明自己的想法。

“我的假设是根据非常单纯的观察而来，你们在看到尸体的那一瞬间应该了解到一些事情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要让死者完全没有痛苦没有抵抗，必须在杀害他的肉体之前，先杀死他的精神作用。但是要制造这种超越意识的状态，只用单一的手段绝对不可能办到。无论是利用曲颈瓶或力学理论，当然也不可能利用在脑部引起解剖变化的方法，最后我只能想到让死者产生心因性的精神障碍。请各位不要笑我！只要你仔细想想，就会明白。这需要非常复杂的组织，因为必须让胎龙的精神作用逐渐变形之后，最后，必须符合凶器的构造才行。这个过程就是你说的机制，而结论就是我说的悲壮的恍惚。在经过漫长的手续和时间之后，终于达成了凶手的愿望。那段时间，他可能遭受不少挫折，经历了许多事与愿违的过程，但最后不仅真的让胎龙的精神状态出现问题，更让他在遇害之时还无抵抗能力。怎么样？熊城先生！你听得懂这个道理吗？也就是说，要想破案就必须找出凶手使死者精神崩溃的方法，而连我都想不到的凶器就藏在这当中。”说罢，法水突然叹了口气，“可是，问题来了，死者断气时身体是不是立刻僵硬？虽然支仓先生说死者的姿势有可能是凶手硬摆的，但我却认为如果死者不是一断气